

多少年了,上海没有下过大雪,今天一早出门只见得大雪纷飞,寒气逼人。

车在茫茫的大雪中不敢高速,中环路上的车辆都比平时慢了许多,有的甚至亮起闪烁的双跳灯。手机响起,怕影响开车我不敢接电话,一会儿短信来了,我随手按键只瞄了一眼:章含之老师于今晨8:25去世……我的心咯噔一下,立马打起了双跳灯,靠边停车。我盯着短信看了很久很久,我拨起北京的电话,那边一直忙音,泪水早已经像车窗上的雨水一样汨汨而下,任凭刮水器不停地摇摆也无法擦干。

两个月还不到吧,2007年11月底的时候,去北京出差我还专门去看望过章老师。她虽然有病在身,不过还依旧谈笑风生。那天本是约好一起吃晚饭的,可因为我其他的事情临时改在下午,只好跟章老师商量,能否上午见个面?章老师电话里稍有停顿,但马上又答应了我上午去她家。我在灯市口的一家水果摊前买了一箱水果,因为好久不见了还买了一捧鲜花。她的四合院里有工人在维修,四合院的大门敞开着,我径直走到章老师后面的客厅,看到章老师已经端坐在沙发里。我走到她跟前,她没有起身,我心里就感觉到她是真的生着病呢,要不,她很讲究客套的,好朋友进门她是绝对不会不起身迎接的。身旁

哀伤的雪

——悼章含之

叶航

放着氧气机,她说刚刚吸过氧气,但见她讲话还是有些喘急,身体明显虚弱了很多。她说:“小叶(从小叶的时候她就一直这样称呼我,即使我成老叶了,她也还是这样称呼),见一面少一面了,没想到我这个纤维肺病折腾得我够戆,或许会被长征医院的朱教授言中了,我会死在这个毛病上的。”章老师倒是一直敢于笑谈死亡的,不过,我还是打断了她的话,我说:“别瞎说啦,没那么严重的。”

我们说着其他的事儿,说着北京的冬天,说着家里的暖气,说着她的小外孙女,可说着说着她又说到自己生病的身体,她说:“人好好儿地活着干吗要生病呢?”“人要活得好一点,要么就死掉。”她说:“这个冬天我一直不怎么精神,早上总是赖在床上,所以你说上午来看我有点迟疑,不过,也好,总算逼着我早上起床了。”我说:“北京的冬天还是很冷的,尽管家里有

暖气,你这样的身体,我倒是建议你冬天到海南去住住。”她说:“海南是好啊,可是我现在这样子怎么去呢?不想啦!”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章老师本来要请我吃饭,说好久没一起吃顿饭了,我说下次吧。在她客厅里坐了两个小时不到,我要起身告辞,章老师想立起身来,被我挡住了,我说:“不客气了,你身体要紧。”可她还是站起来了,只见她满脸的感慨,拉过我的手给了我一个时下流行的拥抱礼,我说:“等你到上海过年,好吗?”她说:“好的,好的。”

真的没想到这是我们最后的见面。一个多月前,章老师因为严重的肺部感染住进了医院。我没有太在意她这次住院,我还安慰她:“没关系的,现在的医疗条件很好的,只要不是癌症,肺部感染算什么?”我说:“等你出院了,我再来看你。”

12月24日圣诞夜我给她发短信,

她给我的短信回复是这样的:“小叶:我万没想到这场肺感染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今后我可能离不开氧气支持,也就不能任意走动了,比中风还惨。心情极坏!”

1月8日,我知道章老师的这次肺感染真的有些麻烦了,医生限制探望、限制讲话,我说“我来北京看你”,她给我的短信说:“出院又无望了,这几天不大好,医生在门上贴了谢绝会客。”

电话不能通了,后来短信也没有回过了,这几天一直在期盼着有章老师病情好转、甚至出院的好消息,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噩耗。

章老师很相信本命年说法的,就是最后一次我去看她的那天她说:“本命年是有些晦气,我的每一个本命年都有些麻烦事儿,上一个本命年是我大手术,再前一个本命年是老乔去世,这个本命年我又这么不好,哎!”我说:“没什么啦,这个本命年不就要过去了么。”她说:“是啊,但愿这个本命年快点过去吧!”“谁知道阳历的2007年是过去了,可农历的2007猪年,章老师她还是没有逃过她的本命年这一劫呢?”

上海的雪越下越大,草地白了,房子白了,树木白了,所有的车子都被上了白雪,我呆呆地立在我们家北阳台上向着北方,望着空中漫天飞舞着哀伤的雪花!



瑞雪(摄影)

罗弥

新书架

《零距离の日本》

孙永强

上世纪70年代,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学的日本学者竹内实先生曾就中日关系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友好容易,理解难。“友好”或许只源于对利害权衡后违心选择的政治投机策略,而“理解”则是要站在一个宽容的立场体认对方。这就需要一种切实的换位思考或者角色互动的体验。

程麻先生在他的新著《零距离的日本》中,以比较文化的视角,深入浅出地透析了日本文化与中国相比所特有的差异,点出其“缺德”的特性。“德”在古代中国是

往伦理。日本在吸收华夏文化(尤其是儒学)的过程中,用神道取代了儒学的“德”与“仁”,从而建构出一套以武士道精神为支柱的伦理体系。武士道作为一种沟通神人的生命体验,已深入到日本人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并体现于其生活的方方面面。

程麻先生体察到在当代日本复杂文化表层下所隐匿着的崇力尚武的精神特质,从而以一种中肯的批评态度带领我们走近这既近又远的民族。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郑邑旧事

“康圣人”嵩山“盗宝”

郭增磊

民国十二年(1923年)12月初,一度被人尊称为“当代圣人”的康有为从关中到达洛阳。在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处小住几日,康有为提出了游嵩山的想法。吴佩孚便让自己的秘书杨圻陪同这位“康圣人”游览嵩山。

当12日,康有为、杨圻等人乘车来到嵩山。忽天降大雪,康有为等冒雪游览了中岳庙,当晚雪停。第二天,康有为一行开始登嵩山,并于14日到达嵩山最高峰——峻极峰。15日,康有为等人先后到嵩阳书院、崇福宫(创建于西汉时期,初名

万岁观,宋代改名崇福宫)游览。在崇福宫,康有为发现院内有一只绿色的殿顶脊兽,便好奇地向崇福宫的道士一问究竟。被告知是汉武帝修万岁观时的遗物。传统文化造诣极深厚的康有为不禁对脊兽仔细地端详了好大一会,最终断定此物确为汉武帝时的文物。康有为为新生将此脊兽占为己有的想法,但碍于面子又不便直说,只得遗憾地离去。第二天,康有为等人踏雪到少林寺游玩。

17日,康有为见游览得差不多了,便决定回洛阳。临行时,康有为派人把崇福宫的脊兽搬到自己的车内,这才离开。

不料,此事很快被传开,时任登封县师范学校校长的申闾岑闻讯后大惊,觉得康有为“盗走”文物之举,实在有辱其“康圣人”之名;同时也将使嵩山因此而失去一件镇山之宝。申闾岑便召集学生一百余人,发表了正义词严的讲话。学生们听了校长的发言后,纷纷强烈要求追回宝物。申闾岑便带领学生跑步追赶康有为。

因路有积雪,康有为的车辆行进速度较慢。学生们跑到五里堡后终于赶上了康有为。自知理亏的“康圣人”见如此阵势,赶忙忍痛让人将脊兽交给学生,然后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洛阳。

后来,登封有人曾创作一副讽刺康有为“盗宝”的对联:国之将亡必有(孽)老而不死是为(贼)

其中上联出自《礼记》中的“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下联出自《论语》中的“老而不死是为贼”。此对联的上下联巧妙地嵌“有”、“为”二字(即康有为的名),同时暗隐“孽”、“贼”二字,合起来即为“有为孽贼”。

随笔

朗诵之美

程应峰

学生时代,爱听语文老师课堂上朗诵课文,那平平仄仄、抑扬顿挫、饱含情感的音韵,教人迷恋,令人陶醉。

若有幸被点名,让当堂朗诵所学课文的某一段落,心中油然而生出来的,是中奖般的喜悦。从座位上笔直地站起来,捧起书本,一板一眼地朗读下去,虽然远不及老师朗诵所能达到的效果,但众目睽睽之下,能情动于衷,表达其要领一二,博得老师点头称一声“不错,还行”也就聊以自慰了。

多年的耳濡目染,养成了爱朗诵的习惯,一首诗或一篇散文,轻轻朗诵,自有收益。它可以让人不自觉地进入文字设定的某种角色,既让一个人思想情感得到升华;又可以教人更准确、更深刻地品味和把握诗文内蕴。

记得读大学时,为送别即将毕业的高一同学,应系辅导员的安排,我课余时间创作了朗诵诗《离别情深》。毕业典礼上,和同班女生在晚会现场,饱含深情

地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这首百余行的长诗,心底有说不出的欣慰。朗诵结束后热烈的掌声,让我头一次在公众场合,领略了朗诵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和魅力。

踏上工作岗位,闲暇而一个人感到寂寞时,在宿舍,在校园林荫道,在宽敞的操场,在夕照下的山坡上,捧着一本心仪的散文集或诗集,我仍习惯于轻轻地朗诵。朗诵,充实着我平淡而平静的生活,让我摆脱了人生的无奈和生命的枯燥。

朗诵,是文字在舌尖上的舞蹈,是思维与智慧的碰撞,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它让一个人创造美的同时享受美,在知觉愉悦的同时,心中涌动着再创造的快意。

当我将大学毕业时同学的临别赠言:“轻轻地你走了,正如你轻轻地来,你挥一挥衣袖,带走了我心中的一片云彩。”轻声地朗诵出来时,既领略了徐志摩先生的诗歌之美,又明晰了同学在分别之时信笔一改所注入的新意。



人物(国画)

徐飞

博古斋

最早的纸写书

王吴军

世界上最早的写在纸上的书是我国晋朝的史学家和文学家陈寿所著的《三国志》。

1924年,新疆鄯善出土了一批文物,在其中发现了《三国志》这部书的残卷,是写在纸上的,共有80行,1900多个字。经过考证,这部纸写书的残卷是晋朝的陈寿在其所著《三国志》成书后不久,

亲自抄写在纸上的。陈寿生于公元233年,卒于公元297年,他写的《三国志》史料丰富,人物生动形象,史实清晰详尽,文笔流畅优美,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史学和文学作品。可惜的是,这部写在纸上的《三国志》残卷原件莫名其妙地流落到了日本,使国内学者深感遗憾。现在,我国国内仅存有其影

印本。

1965年,考古工作者终于又发现了这部《三国志》的纸写残卷。当时,在新疆吐鲁番的英沙古城南面的一座佛塔遗址中,出土了一些文物,其中竟然也有《三国志》的纸写残卷,和1924年在鄯善发现的内容并不相同,这次在吐鲁番发现的纸写《三国志》残卷有40行,570多个字,内容是《孙权传》,而且,还存有建安25年和黄武元年的前三分之一,用隶书写成,书法精美,殊为珍贵。经过考古专家的认真考证,这部《三国志》的纸写书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写书,因为,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比这部书年代更早的纸写书籍。

“姐姐!我警告你!我以后不定期来抽查你的晚饭,你要是再被我抓到偷吃白面,我就告诉妈去!我让妈不把欢欢给你送来了。孩子跟着你不是受苦吗?”

“等孩子来了,我就不吃了。好了好了,赶紧下面吧!”

海藻回去的路上,眼泪一直在眼眶里直打转。她想不通,这么克勤克俭,这么永远心里装着亲人的姐姐,怎么会是小贝嘴里那个虚荣的女人?晚上喝了点酒,不多,刚好热血沸腾。一出门,冷风拂面,心头怅惋。宋思明觉得自己很情圣,在这样有点暧昧的夜里,拒绝活色生香的邀请,独自一人驾着车,扮演纯情,黑夜她站在一个姑娘家的门口傻等,肯定是因为酒的关系。

宋思明并不清楚海藻住在第几层,记得上次的那个虚寒的女人,是因为酒的关系。宋思明并不清楚海藻住在第几层,记得上次的那个虚寒的女人,是因为酒的关系。宋思明并不清楚海藻住在第几层,记得上次的那个虚寒的女人,是因为酒的关系。

海藻拖着脚步低着头往家走,突然一个身影横在面前。一定是小贝在迎接自己。抬头正要喊小贝的名字,发现竟然是宋秘书,她笑了,真诧异。

“哎呀!是你!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今晚不是有约会?”

“来看你。”宋思明不受控制地说。

海藻心律不齐地扑腾跳了一下,有种异样的电流划过身体,说不清楚是羞涩还是高兴。

海藻拆信封的时候,发现封面上有一个奇怪的记号,三角形外面画了一朵花。里面是厚厚一沓钞票,海藻冷冷一笑,想来这就是自己的卖身钱?果然春宵一刻值千金啊!嘿!他抱来宋思明做了个大胆的举动,把她搂进自己的风衣,不由她同意或不同意,把她塞进车里,绝尘而去。



蜗居

海藻似乎早有预料,在她走进宋思明办公室张口借钱,却不知道自己还不上,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的到来,她已经准备好了,她既不惊慌也不迟疑,温顺地被宋思明拉着去这里或那里,一言不发。

宋思明把那根温软如玉的小手放在方向盘上,自己的大手盖上去,一路握着不忍松开,不时将小手拉到唇边,充满爱意地反复摩擦,想吻去手背的凉意。一种阳刚的气场环绕周身,而自己像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小太阳。

一路狂奔,宋思明带着海藻来到一处幽静的湖岸,湖岸边重重树影后一幢小楼掩映其间。宋思明夹着海藻奔进楼里,奔进二楼的卧室,关上门,把海藻逼退在门与自己之间,毅然决然将带着酒的豪迈,烟的执着的嘴唇

社会上总有一些人急需用钱,于是银行家就告诉他们可以到银行来借钱,只要在规定期限内偿还本金,再支付一些利息就可以了。当借钱的人来到银行,银行家就用多开“收据”的办法,增发“银行券”来进行贷款,坐收利息。只要不增发得太过分,一般不会引起储户怀疑。长期的经验证明,增发比10倍的“银行券”是安全的。由于贷款利息收入是无中生有的意外之财,当然是多多益善,于是银行家开始到处拉储户,为了吸引人,他们开始对原本收费的存放托管业务支付利息。

当从事金库储藏业务的金匠银行家开始进行贷款业务时,他实际上为原来的储户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服务产品,第一种是纯粹的“金库存放”,第二种是“投资储蓄”。

第一种“金库存放”所对应的银行券是“事实存在”,是全额储备,而第二种“投资储蓄”所对应的银行券则是“欠条+许诺”,银行发行的数量多于银行实际的金库拥有量,是部分储备。而这种“欠条+许诺”的银行券与生俱来就带有风险系数和通货膨胀的天性,这种天性注定了这种银行券非常不适合于承担社会产品和服务的交易媒介。

部分储备金系统天生就有模糊两种银行服务产品界限的冲动。银行家们在银行券的设计上推行“标准化”,让普通人很难区分两种银行券的本质差异,数百年来,盎克鲁-萨克逊国家因此而产生的法律诉讼汗牛充栋。当愤怒的储户状告银行家未经许可,擅自将储户认为的“托管金”贷款给别人时,银行家则声称,他们有权支配储户的金币。

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以早于英国官方24小时的时间差得知战争结局,从而一举掌握了英国国债市场,控制了大英帝国的货币发行,随后不久,又相继控制了法国、奥地利、普鲁士、意大利等国的货币发行,把持世界黄金市场定价权长达近200年。罗斯柴尔德、希夫、沃伯格和其他犹太银行家族在各国设立的银行网络,事实上形成了最早的国际金融体系和世界清算中心,只有加入他们的结算网络,其他银行的支票才能跨国流通,他们逐步形成了银行家的卡特集团。这些家族的

银行准则成为了当今世界金融业的“国际惯例”。

银行卡特是部分储备金制度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当这种“金融特殊利益集团”的能量达到相当规模时,它们势必扶持甚至直接建立对自身最为有利的政治和司法游戏规则。

1913年,当国际银行卡特在美国终于成功地建立了部分储备金体系的“楷模”——美联储之后,全额储备金制度的货币逐渐在竞争中“劣币”所驱逐。当时的美国政府发行的“白银券”和“黄金券”堪称全额储备金制度的幸存者,两种纸币背后,都有美国政府100%足额的黄金白银做抵押,一盎司的黄金白银对应着等值的纸币,即使银行系统的所有债务同时被偿还,市场上仍然有全额储备的“金银美元”在流通,经济照样能够发展,就像1913年美联储存在之前一样。

1913年以来,部分储备的美联储“劣币美元”开始在市场上逐渐驱逐全额储备的真金白银“优质美元”。国际银行家就是要制造一种部分储备金制度垄断现代金融世界的既成事实,并将政府从货币发行领域彻底踢出去,所以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来妖魔化黄金和白银,并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成功地废除了白银美元,并在1971年砍断了黄金与美元的最后关联,从此,部分储备金制度终于完成了垄断。

当2001年到2006年,美国新增了3万亿美元国债时,其中相当部分直接进入到了货币流通,再加上多年前的国债赎回和利息支付,所造成的后果就是美元剧烈贬值和大宗商品、房地产、石油、教育、医疗、保险价格的大幅上涨。

但是,大多数数增发的国债并没有直接进入银行系统,而是被外国中央银行、美国的非金融机构和个人所购买。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购买者花的是已经存在的美元,所以并没有“创造出”新的美元。只有当美联储和美国的银行机构购买美国国债时,才会有新美元产生,这就是美国能够暂时控制住通货膨胀的原因。不过,掌握在非美国银行手里的国债,迟早会到期,另外,利息也需要半年支付一次(30年国债),这时,美联储将无可避免地造出新美元。